



龍瑞水墨《積雨紫山深》

滬藝博會展覽瑰寶齋藏品

【本報訊】記者張帆上海報導：第十三屆上海藝術博覽會將於九月九日在世貿商城揭幕。為壯行色，近日上海藝博會特邀中國藝術市場資深專家、內地收藏機構「玥寶齋」負責人郭慶祥來滬舉行新聞專題會，請他暢談對當前藝術市場的分析與思考。

「玥寶齋」負責人郭慶祥多年來一直注重本土藝術的發掘和收藏，在本屆藝博會上，他們將再次以三百平方米的大面積展示吳冠中、張功勳、石齊、龍瑞四位不同風格形式、不同學術觀點的四位藝術家作品，體現「玥寶齋」自始至終所追求的藝術高品味、高質量的學術標準和兼容並蓄的收藏理念。

郭慶祥介紹，吳冠中、張功勳、石齊、龍瑞的藝術追求、風格、特色各不相同，甚至是藝術觀點相背，但在不同的學術領域，各自都有著獨到的建樹和貢獻。

是次將展出吳冠中創作於一九七六年的《韶山》。

張功勳是上海籍畫家，與吳冠中同時代，他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就脫離了當時蘇聯寫實繪畫一統天下、文藝思想封閉的美術圈。他的現代繪畫，無論其油畫或水墨作品，均體現了中國文化精神中自由想像、意境開闊的哲理和內涵。

石齊是中國畫壇勇於革新的畫家，在上世紀七十年代，石齊在繼承和發展傳統筆墨作出巨大貢獻。他的藝術觀念是「拉着傳統向前走」又不受條條框框所局限。

擔任過國家畫院院長的龍瑞，則是從傳統筆墨的積累中，迸發出具時代特徵的中國畫家，是對中國畫藝術特性不懈探索和研究型的藝術家。在他的作品中，讓人感受到了對傳統文化的自信和明確的文化價值取向。

上海藝術博覽會將舉行至九月十三日。



石齊墨彩《飛雪迎春》

《梁祝小提琴協奏曲》誕生50年 呂思清每次演奏都有感受

【本報訊】記者鍾麗明報導：一九五九年，《梁祝小提琴協奏曲》誕生的一年，揭開了中國民族化交響樂的新篇章，五十年來，在世界不同角落，不斷被反覆演奏，可以說有中國人的地方就有《梁祝》。著名小提琴演奏家呂思清，雖已拉奏過無數次《梁祝》，但在不同的人生階段，累積了的人生經驗，每次演奏，都總有新的體會。

中國情感西洋音樂

呂思清應中央音樂學院香港基金會之邀，將於九月十八日在港舉行一場「梁祝50周年慈善小提琴獨奏會」。呂思清在昨日的記者會上，詳談他對《梁祝》的感受：「今年是《梁祝》誕生五十周年，拉奏得很多，談話也很多。演奏家作為音樂的詮釋者，每次演奏，都要投入同樣的熱情和激情，盡可能把作曲家的理念和情感貼切地表現出來，同時融入自己對作品的理解，因為演奏家就是對作品的二度創作。」

呂思清認為，《梁祝》是試驗中國民族樂曲西洋化的產物，將中國傳統的情感和曲調，與西洋音樂的表現手法結合得非常好。其難度在於如何用西方的樂器，演奏出中國情感的細膩和變化，演奏時不能一成不變，而是通過豐富了的人生經歷和知識，對樂曲深入了解，發掘音樂的內涵，產生更有魅力，更奇妙，更動人的樂韻。

由陳鋼、何占豪作曲的《梁祝小提琴協奏曲》，原為小提琴而寫，五十年來，被無數演奏家以不同的樂器，演奏出不同的版本。呂思清曾問過何占豪最喜歡哪個版本，他的回答始終是小提琴版本。呂思清心目中，也最喜歡小提琴版本，因為這是最能表達作曲家對作品的創作原意。他說：「《梁祝》是中西結合的產物，在中西結合的元素中，帶出中國韻味。用小提琴西洋樂器令中國樂曲表現得更豐富，更多變化，更感人。」



呂思清（左）與鄭慧將於九月的音樂會上合作（本報攝）

名琴演奏錦上添花

幾乎每次演出，呂思清都與「名琴」拉上關係，呂思清昨日亦被邀請展示手中名琴。他說，自己能用上名琴是很幸運，以往沒有一把好琴，即使十七歲獲得帕格尼尼小提琴大賽金獎時，都是由文化部借了一把不太好的琴去參賽。後來到美國也是向朋友借琴，直至在美國的朋友，介紹他給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基金會，該基金

會專門幫助有才華的青年演奏家。他笑說，自此，幸福就到來了。他曾舉辦過名琴音樂會，在音樂會上演奏不同的名琴，他說：「每個琴都有性格和靈氣，反映演奏大師的藝術追求和情感的投入。」他亦曾用過維尼亞夫斯基生前演奏用的「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五年，現在手上的一把是台灣收藏家贊助他用的，同樣是「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

呂思清表示，作為演奏者，總希望為觀眾創造完美的感受和氛圍，有好的作品，好的演奏家，好的音樂廳，好的樂器，好的觀眾，但不可能盡如人意，演奏者不應受這方面的影響，不論用什麼的琴，面對多少的觀眾，都應百分百投入，對音樂的態度都是不變的。

聰明練琴堅持不懈

呂思清並對年輕後進分享兩大要訣，就是要「喜歡」和「堅持」。他說，自己追求的東西，就要試圖去達到，此外，他認為基本功的訓練應更嚴格，用正確的方法去練琴，才不會白費時間和心力。同時，練琴也要「動腦筋」，用聰明的方式練琴。他說：「很多人規定每天練多少小時，但可能不知在練什麼，應想想自己的問題，要練什麼，要解決什麼問題，以提高練琴的效益。」

由中央音樂學院香港基金會主辦之「呂思清 梁祝50周年慈善小提琴獨奏會」，將於九月十八日晚上八時在香港大會堂舉行，音樂會將由鋼琴家鄭慧擔任伴奏。演奏曲目除了《梁祝小提琴協奏曲》選段之外，還包括布拉姆斯《第三號小提琴奏鳴曲》、韓德華的《花兒為什麼這樣紅？》、維尼亞夫斯基的《華麗的波蘭舞曲》、陳鋼編曲的《陽光照耀塔什庫爾干》、艾爾格的《愛的致意》、薩拉沙泰的《卡門幻想曲》等。門票即日起於城市電腦售票網發售。

渝演歷史舞台劇賀國慶

【本報訊】記者韓毅重慶報導：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周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確立六十周年，由重慶紅岩聯線文化發展管理中心、重慶市話劇團主創的大型文獻故事展演劇《我們共同走過的路》日前在文化宮劇院首演。

該劇是繼《生命見證風雨歌樂山——白公館、渣滓洞情景劇》、《紅岩魂形象報告展演》後，重慶紅岩革命歷史博物館推出的又一自編、自演的大型力作。《我們共同走過的路》將豐富珍貴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史料搬上舞台，表現了毛澤東、周恩來、宋慶齡、馮玉祥、張瀾、黃炎培、王崑崙、徐德恆、柳亞子、李公樸、聞一多等民主人士共商國是、共同奮鬥、共創偉業的風雨同舟之路。

在長達百多分鐘的表演過程中，演員們用極富感染力的演出，將劇情推向一個又一個的高潮，「馮玉祥大白天打燈籠」、「毛澤東三顧特園會張瀾」、「李公樸、聞一多被殺害」等一個個歷史事件的重現，配以講解員生動的講述，彷彿將觀眾帶回到那戰火紛飛的年代，觀眾由衷感嘆的同時報以熱烈掌聲。

《我們共同走過的路》由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國家一級導演任鳴為總導演，舞台表現形式獨特新穎、簡潔大氣，以超現實主義的戲劇手法，巧妙地突出主題。該劇是一部集故事講演、經典誦讀、紅歌傳唱、情景表演、多媒體歷史圖像於一體的創新劇作，具有很高的史料、思想與藝術價值。



話劇再現中共代表王若飛與民盟代表羅隆基在政協會上共進退的君子協定（本報攝）

人物素描

美術編輯：李志文

李勝素：梅派氣韻就是美

開戲前，李勝素對着鏡子細細地描畫，一張素淨的臉，慢慢地充滿了芳華。

忘記自己投入角色

《貴妃醉酒》，她回眸一笑百媚生；《霸王別姬》，她解君憂閱舞婆娑；《紅鬃烈馬》、《謝瑤環》，她蛾眉淡掃，衣袂翩躚，道盡俠骨柔腸女兒心。



李勝素在《紅鬃烈馬》中飾演王寶釧（本報攝）

那些珍藏在我們心底的古人的名字，都因為這個現代女子的演繹而顯得分外迴盪盪。

小時候偶爾看到縣劇團在農村搭台的演出，台上那些水袖飄飄眼波流轉的古美人，讓平日活潑女孩那顆小小的心，動了又動。她進了戲校，學了梅派，開始履行一個也許冥冥中早已注定的邀約。而一九八七年的青年京劇演員大獎賽，一折《廉錦楓》，那個一身綠羅裙且歌且舞的小姑娘，至今還是不少老戲迷心中永不褪色的青葱。

「以前什麼都敢演，演過一段才覺得，許多老戲那些微妙的細節裡蘊含的東西太多了，我現在每走一步都小心翼翼。對什麼戲都害怕，我覺得這可能是最高境界。」

「隨着年齡和閱歷的增長，我會選一些不同時代的戲，只有當生活中的變化和舞台上的實踐結合起來，才能真正走進人物的內心。」

在中國戲曲的審美範疇裡，梅派青衣可能不僅僅是一個行當、一個流派，而是代表了一種氣韻、一種風度，一種中國人理想狀態下最美麗



李勝素（左）與于魁智在《大唐貴妃》中飾楊玉環和李隆基（本報攝）

的女人。「梅派給人最直觀的印象就是美，哭也好，笑也好，一舉手一投足，都要讓觀眾覺得是美的。」

《醉酒》最為人稱道

在十月即將到來的紀念梅蘭芳一百一十五周年的演出中，李勝素將在北京國家大劇院上演梅派名劇《宇宙鋒》。

「一邊要佯裝發瘋，一邊還要表達出人物複雜的心理脈絡，這與尚派的《失子驚瘋》不同，那個是真瘋了，而梅派的趙艷容則不能太誇張，不慍不火，這個分寸其實非常難以把握。」

「演員不能在舞台上私心太重，不能為了觀眾的叫好聲而脫離人物本身，一旦上了台，你就要忘了你自己，在那一刻，你就是那個角色。」

李勝素最為人稱道的劇目，可能還要數那一齣《貴妃醉酒》。

「天生麗質難自棄」、「三千寵愛一身專」，不論是經典梅派老戲還是新編京劇《大唐貴妃》，長生殿上那一場濃烈而盛大的末世愛情，都被眼前這個溫婉和煦的女人娓娓唱來。

她的《醉酒》，醉得高貴，醉得詩意，也最符合大家對一個盛世貴妃的想像。

「我喜歡楊玉環。她是一個很可敬的女人，她與李隆基之間的關係絕對不是簡簡單單的帝王與妃子，而是真真正正琴瑟和鳴的知音，所以她甘願為她純粹愛戀的人去選擇死亡。」

李勝素目前正在整理恢復絕跡舞台多年的梅派劇目《太真外傳》，還是她所擅長的楊玉環，而那個不愛江山愛美人的君王則由她的老搭檔于魁智扮演。

「這齣戲雖說是梅派經典，但是我也想像革新下，不能讓觀眾看完以後說，噢，這不就是一齣老戲把它復原出來了嗎？所以我想在保持經典唱段的同时，加進一些有新意的亮點，比如要在布景和燈光上下些工夫，劇本裡還要加進一些表現李楊二人感情的對唱，我想給觀眾一點清新的感覺。」

而她鍾愛的另外一個角色，《白蛇傳》裡的白娘子也將被正在拍攝中的同名京劇高清晰度電影搬上銀幕，預計十一月全面殺青。



李勝素在《貴妃醉酒》中飾演楊玉環（本報攝）

梅派青衣李勝素（本報攝）

是的，所以她選擇了白娘子，這個既不是仙也不是妖、只一心想在人間追求凡俗愛情的平凡女子，一千年的等待，只為了二月西湖細雨落花下那刻的溫柔，最是簡單，也最是痴纏。

賀國慶演穆桂英

一九五九年的國慶節，梅蘭芳用一齣《穆桂英掛帥》向新中國獻禮；而今年國慶六十周年的舞台上，這個一身正氣甘願為國殺敵保河山的穆桂英將被李勝素唱響。

「我不掛帥誰掛帥，我不領兵誰領兵。」從梅蘭芳到李勝素，這中間是五十年的似水光陰。當無數人傾慕她舞台上鑽石一樣耀眼的光彩時，她只會淡淡地說，「我從來沒想過要扛起梅派大旗，我只是知道，我真喜歡這個舞台，想盡我所能，多留下一些劇目和資料。」

「腦子裡我除了唱戲、背詞兒，其餘什麼都沒有，演員在台上本身就已經很累，我不想把工夫花在戲外。」

「不想把工夫花在戲外」，她還是那麼的平和安然，但骨子裡卻儼然有一種肅然不可侵犯的尊嚴，這看似平淡的雍容就是梅派青衣的氣度，也僅僅只屬於梅派青衣。

面對爭議也好、批評也好，在無數或傳統或新編的角色背後，李勝素思考的其實一直是梅派未來的繼承創新與發展走向。這方舞台於她，也許從一個早已注定的邀約變成了一份溫暖而又綿長的牽掛，而她始終還是那個心存高遠又順其自然的梅派大青衣，朝着一個其實在很早以前就已經確定的方向，心無旁騖地，走去。

本報實習記者 溫天一